

吳鐵城張羣東北之行

陳嘉驥

前言

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在蔣總司令領導下，完成北伐統一全國後，中央政府以討伐軍閥的軍事已告一段落，勿需再留那麼多的軍隊虛耗國幣，乃舉行軍隊編遣會議。中央政府擬議中的裁軍之舉，乃係將軍隊中原來從事農、工、商之人，由軍隊中仍復員到原來崗位，從事生產與建設；這樣不但可以減輕政府負擔、減輕地方負擔，亦所以減輕人民的負擔。換句話說，就是將這些人力由消耗者變為生產者，不但可蘇人民之困苦，反而成爲國家的建設者，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之合理措施。

馮玉祥反對編遣

這時的馮玉祥，雖在國民革命軍北伐將完成時，宣誓加入了國民黨，並將其軍隊改組爲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在表面上參加了革命行列；但在實際仍然是一腦門子軍閥思想，他之參加革命行列，完全是一種投機行爲，並且仍視軍隊爲私人物，爲爭奪地盤與政治利益的一種籌碼罷了。馮玉祥聽說中央舉行編遣會議，他所率領的西北軍亦將按照比例裁撤若干，立時表示不滿，不但不服從編遣，反而招兵買馬準備叛變。果然

不久，馮玉祥即唆使其部下宋哲元、鹿鍾麟、石敬亭等廿七人，於民國十八年十月十日，公開通電實行叛變，並立即自陝西出兵西犯河南，佔領了古都洛陽。

國民政府蔣主席對馮玉祥意圖不軌早已知悉，但以在北伐之後，政府方擬爲民休息，俾能從事建設，所以對馮之不軌始終多方容忍，以免重啓兵端而使生靈塗炭。現在馮玉祥已公開叛變，倘再不予以制裁，則國法與軍紀均將無法維持，蔣主席乃於十月十四日發表告全國將士書，聲明馮玉祥率領西北軍，不但不服從國家命令，並已公開實行叛變，中央已決心予以討伐，以維持國家法紀。

中央軍出動後，即連連告捷，馮玉祥部隊雖久經訓練，但因係叛變名目不正，在氣勢上自然居於不利地位，所以一交手即連連敗退。同年十一月二十日，西北軍佔領不久的古都洛陽，爲中央軍一舉克復；中央軍並繼續追擊，十二月一日，攻佔豫西之陝縣，前鋒並逼近潼關，馮玉祥部隊全面潰敗已在指顧之間。

這時的山西軍首領閻錫山，在表面上一切均聽命中央，並擔任着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務；但在實際上的思想不但與馮玉祥不謀而合，並

在行動上也與馮在一個鼻孔裏出氣。馮玉祥在河南軍事失敗後，即渡河進入山西，到了太原去見閻錫山，閻錫山果爲馮玉祥說詞所惑，並囑馮玉祥先至太原西南晉祠暫居一段時間，一俟閻準備就緒，再行共同舉事。馮玉祥乃至山西省有名的風景區域晉祠居住下來，除了玩山賞景外，並祕密召集西北軍將領至晉祠商量叛變戰略。

閻錫山一面與政府虛意敷衍外，一面加緊擴充軍備，購買軍火，佈署防務，並研討進攻戰略。迨十九年二月十日，閻錫山於一切準備停當後，突然自太原致電國民政府蔣主席，說了一些假意爲國爲民，其實完全爲了自私自利打算的虛偽說詞，並表示渠願與蔣主席同時下野。蔣主席覆電說明：「革命本爲義務，而非權利」，拒絕受其要脅，並說明中央根本政策爲和平統一，希勿中挑撥離間者之詭計。

馮閻、汪聯合叛亂

蔣主席致閻錫山電發表後，因爲義正詞嚴，閻錫山無可回答，在表面上平靜了幾天，實際上閻錫山正在密鑼緊鼓，準備軍事行動。迨二月二十四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四十五人發出通電，提出所謂法統問題，這時在香港蟄居的汪精

衛，亦發出通電，響應閻馮等主張，對法統問題妄加武斷。事態發展到此一地步，中央和平解決問題主張已無法實現，閻馮等自以爲在武力數量上佔優勢，對全國各地呼籲和平通電充耳不聞，馮的軍隊開始自西東犯，閻的軍隊亦出山西進入河北，向南進擊。

這時，國民政府依然隱忍持重，希望閻馮在胡漢民、譚延闇，以及王寵惠等致電馮閻，除勸諭彼等停止軍事行動，以免徒苦百姓外，並婉轉駁斥彼等對國民黨法統荒謬談話，希其從速悔悟。同時蔣主席仍本非萬不得已不願用兵的一貫態度，於二十六日再電閻錫山，作最後之忠告，盼其懸崖勒馬，以維持國家和平局面，俾能為國家保存元氣。

閻錫山、馮玉祥對中央政府的忍耐持重，遲不下討伐令，不但無悔禍之心，反而下總動員令，分頭向中央政府控制地區大舉進犯。三月十

五日，宋哲元、鹿鍾麟、石敬亭等五十七人，通電擁護「閻錫山為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總司令。」這顯然是馮閻等想把當時傾向中央的張學良拖下水，以遂彼等聯合反抗中央之詭計；果不然，張學良於三月廿二日，電國民政府蔣主席表白心迹，謂對鹿鍾麟等通電用意毫無所知，渠決仍率東北軍民繼續擁護中央。

一生反覆無常的汪精衛，自然不願失去這項搗亂機會，乃派其心腹陳公博於四月自香港坐船抵天津轉北平，前往太原晤見閻錫山。陳公博將汪精衛參加叛亂條件及其擬定的共同宣言與閻錫山反覆磋商多次，於是決定在北平組織偽國民政府，由閻錫山主持政治，汪精衛主持黨務，馮玉祥與李宗仁分別主持南北方的軍事。陳公博於條件談妥後，立即電汪精衛自香港北上，主持「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以與南京國民政府相抗衡。

中央特使去東北

南京中央政府對馮、閻叛亂，始終持大事化小的態度，以期維持國內和平。迨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勾搭，決心作亂，已無法以和平手段解決，始下令免去閻錫山本兼各職並予通緝。蔣主席亦於此時通電全國，宣佈馮玉祥等罪狀，勉各軍將士一致努力作戰；蔣主席並離京，赴軍事重鎮徐州指揮，中原大戰正式展開。

自蔣主席親蒞前線督師後，中央軍士氣大振，在前線各地連連告捷，戰略重鎮歸德等地皆告克復，當前進至蘭封等地，馮玉祥主力部

隊多數集結於此，拚死抵抗中央軍的前進。同時，南方戰場由何應欽率領的中央部隊，亦一舉擊敗進入湖南的李宗仁部，李宗仁即行退回廣西；但進入河北的閻錫山部隊，自河北南下，趁山東空虛之際侵入山東，並將濟南佔領。

國民政府嘗討逆軍事緊張之際，除在軍事上儘力擊潰馮閻叛變部隊外，並運用政治方策，派張羣吳鐵城等前往東北說服張學良，使其擁護中央，以拊叛軍陣線之後，使討逆戰役能迅速結束，以減少國家之損失。

張學良舉足輕重

張學良自繼承乃父張作霖，在東北獲得權力後，即力排東北舊派之阻撓，歸順中央。中央政府對張學良亦優禮有加，派其出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實際上仍掌握着東北地區軍政大權。當汪、閻、馮叛變之際，張學良擁兵數十萬，在表面上雖然服從中央，但在實際上係採中立態度。因此對馮、閻等拉他一同下水策略，他雖均能立刻向中央表白心迹，但亦無出兵與馮、閻部隊作戰之意，以助中央迅速敉平禍亂之意。所以，當中央於十九年六月廿一日，發表特任張學良為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時，張學良仍意存觀望，並未立刻宣佈就職。中央政府經過詳細考慮，認為使張學良部隊出擊華北，不但可以使馮、閻叛亂，在短期內結束，減少許多生命的死亡，並可為國家保存元氣，於是決定派張羣及吳鐵城至東北，勸張學良襄助國家統一。

並於七月十三日，發表叛亂的「總宣言」。汪精衛於七月廿三日自香港趕抵塘沽登陸，立即改乘北寧路火車趕赴北平，以參加在七月廿五日舉行的所謂「擴大會議」。汪精衛於七月廿五日擴大會議之後，舉行記者招待會，汪在會中對中央政府口出謫言，濫加指責。

蔣主席指揮的中央軍，於汪、馮、閻在北平上演醜劇之際，發動猛烈攻勢，馮、閻叛軍雖拚死抵抗，但中央軍仍節節前進。當戰爭激烈進行之際，馮、閻等亦發現在東北擁有重兵的張學良，對此戰實居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因而亦派特使過赴東北，向張學良加以游說。於是，全國民眾之目光，頓由前線中央軍的猛烈攻勢，轉移到東北的瀋陽。這場對張學良的拉攏角逐戰，其成敗的重要性，決不讓前線奮勇討伐叛逆的數十萬雄師。

吳鐵城手腕靈活

中央特使吳鐵城、張羣等向張學良及其左右，曉以春秋大義，自然義正詞嚴。同時，吳鐵城及其隨員手段靈活，對張學良左右除多方交納曉諭，以國家民族大義外，交往酬酢亦皆能恰到好處，蓋張學良的左右他們雖本身不是政策決定者，但對張學良亦有若干影響效果。

閻錫山及馮玉祥代表，亦設法晉見張學良，加以說項；不過因為這次是馮、閻以下抗上，以地方反叛中央，其說詞無論如何不能與中央特使的堂皇春秋大義那麼義正詞嚴。馮、閻代表談話，仍不外割據地盤，保持實力，分贓利益等那些自利自私的勾當，當然談不到國家前途爲何。

民族遠景將如何。

張學良本人雖然比較傾向中央，實際上仍處於左右爲難與疑慮未決的情況下。因爲張學良左右也分爲兩派：新派人物主張擁護中央政府，以完成國家統一，使積弱中國臻於富強，當然不願再見國家分裂；舊派人物亦很少主張幫助馮、閻以反抗中央者，但他們多主張閉關自守，坐觀成敗，避免使東北捲入戰爭漩渦中。張學良處在兩派之間，一時拿不定主義，所以對中央所發表的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務，始終未表示是否就任，但亦未予以拒絕。

張學良表明態度

民國十九年九月一日，北平的所謂擴大會議，通電公佈偽國民政府組織大綱，並推定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李宗仁、張學良等七人爲偽國民政府委員，閻錫山則兼偽國民政府主席。事態擴展到如此地步，張學良的「事秦」或者「事楚」顯然已面臨攤牌階段，而不容其再事拖延。這時在張學良面前擺著三條路，第一條擁護中央，第二條參加叛亂組織，第三條嚴守局外中立，結果張學良於九月四日，表明態度，正式拒絕所謂「擴大會議」推選其爲「偽國民政府委員」職務。

張學良拒絕偽職後，北平偽組織自閻、馮等以下所有人員，心情均爲之緊張，知道大事不妙，聰明的已思脫離之策。這時閻錫山在表面上力求鎮定，一面以偽主席身份，發表「公平內政，均善外交」之八字政策，以轉移各界注意力；一面以個人名義致電張學良，請其對北平偽國民政

府加以支持，並表示願以偽府組織中半數部長職位，留給張學良推薦東北系人物出任，並堅決保證渠及馮玉祥、汪精衛不加干涉，蓋閻仍圖以分贓利益誘取張學良的支持與援助也。

在軍閥互相殺伐時代，奉天的張作霖與山西

的閻錫山，一直未曾正面作過戰，所以彼此關係向稱良好，閻錫山對張作霖的爲人豁達與重義氣，一向表示欽佩之忱；張作霖對閻錫山在民國成立後，治理山西政績亦讚譽有加，所以他率奉軍多次入關，鋒銳曾達長江流域之江浙各地，但對臥榻之側的山西，始終任其處身紛爭之外。

同時，張作霖父子都有敬愛英雄與卑視小人的先天性格。例如，吳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戰中，把張作霖的奉軍打得落花流水，幾乎連奉天的老地盤都爲吳佩孚奪去。迨第二次直奉之戰，奉軍亦陷於苦戰中，幸虧吳佩孚部下的馮玉祥倒戈相向，這才使奉張戰勝了直吳，一雪舊恥。但張作霖父子敬重的是他們的死敵吳佩孚，而所不齒的却是幫助他們戰勝的倒戈將軍馮玉祥。不但張作霖討厭馮玉祥賣主求榮，就是所有奉軍將領均卑視馮玉祥的小人作風。馬占山於勝利後返東北後，每喜對人談他最得意的「江橋之役」痛創日軍故事，馮玉祥係第一個拍電祝捷的。馬占山說：「第一個給我來電報的不是蔣總司令，也不是張副總司令，更不是萬主席，竟是他媽的小人馮玉祥」，由此可見馮玉祥，不爲性情率直的東北人士所喜愛的程度了！

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抵達幽燕時，張作霖除通電要求罷戰息兵外，並立即宣佈率奉軍

出關，乃將中國最重要地區，同時也是軍閥們爭奪對象的北平與天津拱手讓與閻錫山部隊，閻錫山部隊當年進平津，就像從友軍手中接防一樣，一直等到閻錫山部隊進了北平，奉軍的殿後部隊才登北寧車駛向關外。

閻錫山、汪精衛、馮玉祥等，在得不到張學良支持之際，雖知大事不妙，但因已騎虎難下，仍於九月九日宣誓，分別就任偽政府各項職務。這時，中央政府僅由王寵惠發佈了一項談話：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等在北方組織的偽政府毫無合法根據，國民政府對於此偽組織不擬發表任何聲明。但中央政府爲了中外商民不受偽組織欺



東北軍旅長董英斌（右）最先率師入關到達天津時之神情。

騙無端遭受意外損失僅由外交部發表了一個簡短通知說：「中外商民等，如與北方偽政府訂立任何性質之合同或契約，國民政府概不承認」。

董英斌率師進關

偽國民政府既然在北平成立，中央軍對叛逆的馮、閻部隊，自然再無姑息忍耐的必要，蔣主席並以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名義，下令全軍總攻擊令，加緊了討伐行動。於是，中央軍在蔣總司令指揮下，有如生龍活虎一般，在河南、山東各地展開猛烈的攻勢，馮玉祥、閻錫山叛軍亦作殊死的抵抗與反撲。中央軍與叛逆部隊之博鬥，遂形

成遠超過北伐時汀泗橋戰役的空前未有的慘烈大戰；在此戰役裏，馮玉祥與閻錫山叛部固遭嚴重的挫敗，中央部隊亦蒙受相當損失，此即近代史中所謂的「中原大戰」！

這時，張學良在張羣與吳鐵城的大義陳說下，於九月十八日，毅然發出擁護國家統一的和平通電。張學良除了表示聽命中央政府外，並立即命令所屬勁旅第五旅，在董英斌旅長率領下，進山海關向平津一帶疾進。偽國民政府主席閻錫山知大勢已去，除下令在河北山東的山西部隊，儘速向山西撤退外，並通電表示願意下野，以免加重老百姓損失。

北平「擴大會議」等叛逆份子，於九月十八日得悉奉軍入關後，羣相驚恐不知所措，並於十九日在北平草

草率率舉行了一次會議。汪精衛雖已準備逃亡，但仍擬了一個通電，請張學良向中央政府轉達，提出條件爲：(1)開國民會議，(2)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3)制定約法，(4)繼續剿共等四項主張。這四項主張，一看即知百無是處。不過是偽組織的自說自話而已。因爲開國民會議早在中央擬議之中，約法原爲中央早欲制定者，中央剿共政策更爲國人共同目睹之事實，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會那根本不是一個問題。果不然，翌日，閻錫山向其老家山西省撤退，汪精衛也逃之夭夭去了天津租界；所謂北平擴大會議，因受東北軍前鋒部隊董英斌部的威脅，宣佈自即日起移往太原，並表示照樣執行任務。這個宣佈，不過是一個官樣騙人文章，因爲參加擴大會議的份子，除了閻錫山率軍向其老家山西撤退外，其他各人均作鳥獸散，多半逃往天津租界，並無一個人移往太原。

中原大戰終落幕

董英斌部隊於廿三日，即行進抵北平近郊，這次東北軍的進駐北平，就像兩年前張作霖離開北平出關，由當時的閻錫山所部山西部隊接收一樣，雙方一點戰鬥也沒有，就像友軍互相接防一樣，在客客氣氣的情形移防完畢。俗語都是說：「卅年河東，卅年河西」，但這次東北軍與山西的來來去去，才只有兩年光景，便又是一番世事滄桑！

閻、馮、汪聯合叛亂集團的中樞地區——北平與天津，在東北軍進關驚天動地的巨大變中，已亂成一團，在中原前線抵抗中央軍的馮玉祥部隊，亦形成潰敗。激戰多日，雙方相持不下，死傷

吳鐵城張羣東北之行



張表代府政民國由，令司總副軍空海陸任就日九月十年九十國民於（中）良學張
城鐵吳表代黨民國為者立後，信印與授（左）羣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張學良（中）南下
抵達南京，張羣（左）親往浦口迎迓。

北的大連，馮
玉祥最初行方
不明，其後依
附其歸順中央
舊部，任山東
省主席的韓復
榘，韜光養晦
於泰山之巔。

北部的叛
變既告敉平，
這時在廣西異
動的李宗仁，
眼見大勢已去
，乃由黃紹竑
出面提出廣西
和平條件。這

繫繫的蘭封，終於在民國十九年九月廿八日，爲中央軍一舉攻克。馮玉祥部隊由是節節敗退，已無法對中央軍攻擊進行頑抗，這時西北軍名將張自忠，自前線通電，表示服從中央領導。東北軍接收北平、天津各地完畢後，爲了表示竭誠擁護中央及服從蔣總司令領導，所有軍政人員均僅給以臨時代理名義，

靜候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十月五日閻錫山、汪兆銘聯合致電張學良，請發起善後會議，俾對戰敗的閻錫山與馮玉祥部隊有所安排。此項通電僅由閻、汪兩人具名，而無馮玉祥者，蓋彼等皆知張氏父子一向卑視馮玉祥之爲人，由其出名必有相反效果。

十月九日，張學良才在瀋陽宣佈就任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務，並繼續派東北軍出關，支援董英斌的先頭部隊。馮、閻部隊在走頭無路情形下，紛紛通電，願歸附中央，並停止對中央軍的抵抗，就地駐屯等待中央軍收編。閻錫山、馮玉祥等於十月卅一日，才正式通電下野，除汪精衛已逃抵天津租界躲避外，閻錫山由山西逃往東

時中央政府本可一舉澈底解決廣西部隊，但爲了減少兵員的傷亡，以及提早與民休息，乃俯允其和平條件，至此幾乎動搖國本的閻、馮、汪、李的軍閥政客聯合大叛變，正式落幕結束！

張學良抵達南京

閻、馮、汪叛亂既告敉平，蔣主席以軍事結束，允宜召開國民會議，以副全國人民望治之殷，亦藉以奠定全國永久和平與真正統一基礎，乃決定在召集國民會議之前，先行舉行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以決定召集國民會議日期。四中全會乃於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張學良亦應邀抵京參加。四中全會決議於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會議，並交中央常會儘速制定國民會議召集方法，再由國民政府公佈。

張學良在南京期間，係下榻於宋子文、鐵湯池公館。東北旅京同鄉在吳鐵城示意下，曾假宋子文公館，舉行了一項張副總司令蒞京歡迎大會，由吳煥章爲歡迎會主席，並當場致歡迎詞，嗣由張學良致答詞，表示擁護中央統一全國之忱。事後張學良乃約吳煥章談話稱：「我此次來京，承蒙旅京咱們東北同鄉的熱烈歡迎，深感欣慰。現在中央決定起用咱們東北人參加政府工作，不論內政、外交、軍事，可以說全有咱們東北人參加。可見中央是推誠相與，惟東北人士初到中央服務，可能對政情不熟，希望你們要和他們時常取得聯繫，俾能遇事有所準備」。張學良繼云：

「今後，希望你常與我通信，將中央黨政大計推展情況告知，凡有重要函件，可交外交部新任次長王家楨，用火漆封好，轉交我親拆」。事後吳

煥章，將張氏所囑一切向中央報告，吳鐵城聞之頗表欣慰，以後中央即通過吳煥章轉告張學良，希望黨務工作能在東北展開，如此對國家，對東北，均有百利而無一害。

吳鐵城有名警句

蔣主席爲了使東北明瞭召集國民會議的意義

，以及宣慰東北軍民，乃派吳鐵城於十九年年底再到東北，並藉機指導黨務在東北的展開。吳鐵城乃由南京坐火車至天津，繼坐北寧火車經山海關抵達瀋陽；嗣又從瀋陽經吉林、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在東北各地繞了一遍。當其於二十年春由黑龍江返瀋陽，向東北大學師生講演時，提出其有名的警句：「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危機」。這幾句話不但當時聽者，因其言詞精闢，意義深長而動容，以迄今日仍爲國人論東北時常常引用的一句名言。

吳鐵城並與張學良數度磋商，在東北建立黨務問題，張學良很豁達，立即允諾了中央的要求。吳鐵城於說服了張學良後，並秉承中央的意旨，亦參照了東北當局的意見，擬具了進行建立東北黨務意見與東北黨務負責人的名單。這項名單立蒙中央核准，計任用張學良、邢士廉、彭濟羣等爲遼寧省黨務指導委員；任用張作相、顧耕野、石九齡、譚介生等爲吉林省黨務指導委員；任用萬福麟、王憲章、王秉鈞、吳煥章等爲黑龍江省黨務指導委員。

東北三省黨務指導委員，原擬分別在各省選定日期宣誓就職，嗣中央決定三省黨務指導委員

在瀋陽舉行聯合宣誓典禮，並派吳鐵城爲監誓員。至此，東北與中央關係又跨進了一大步，倘無希望黨務工作能在東北展開，如此對國家，對東北，均有百利而無一害。

蔣總司令知人善任

一個開國之君，不論其本人如何英明神武，亦需若干文武賢臣爲之輔佐，或爲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或爲其率領師千，衝鋒陷陣開疆拓土；或銳命深入虎穴，憑三寸之舌旋轉乾坤。如漢高祖之有天下，文有蕭何、張良、陳平；武有韓信、樊噲、彭越、英布等；在楚漢相爭時，各有卓絕貢獻，論其功績實各有千秋，無法定其軒輊也！

蔣總司令於民國十五年，自廣州督師北伐，不兩年即統一全國，以及其後的掃平閩閩叛亂之役，與領導全國軍民，完成曠古難有其匹的抗日之役，真是功勳蓋世。這些豐功偉業，當然係由於蔣公在軍事上的指揮卓越，與政治上的高瞻遠矚有以致之。但蔣公的知人善用，得到許多才俊之士的輔佐，亦爲成功主要原因之一，這也是一個事實。

蔣公左右重要將領不勝枚舉，武有何應欽、陳誠、顧祝同、周至柔等；文有孔祥熙、張羣、俞鴻鈞等，而吳鐵城實亦爲其中重要者之一，此當爲國人所公認。吳鐵城追隨蔣公迭任要職，皆有輝煌成就，最膾炙人口與功勳最大者，厥惟與張羣協同說服張學良擁護中央，一舉摧毀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聯合叛離中央之役，其成就足可與數十萬大軍相比擬也！